五雜組

五雜組卷之十六

陳留謝肇淛著
榮陽潘膺祉校

事部四

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古今載籍有可以資解頤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禪機也畧錄數端於左

尉有夜半擊令之門者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

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往捕耶曰非也然則家有倉卒疾病耶曰非也然則何以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交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令此時養蠶實為兩便令笑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但冬月何處得桑尉瞪目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然周禮禁原蠶而閩廣之地桑經冬不凋有一歲四蠶者則尉之言未足深笑也

程覃爲京兆尹不甚識字有道人投牒乞執照
造橋覃大書照執二字其人白云合是執照今
作照執仍漏四點覃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與
之乃爲照熱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
宋陳東通判蘇州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
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稱
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
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爲準條再黥之頗
爲人所傳笑後有薦其才於兩府者石參政曰

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唐蕭炅不識字嘗以伏臘爲伏獵又一日張九齡送芋刺稱蹲鴟蕭以爲鴟鴞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得書大笑

党進過市見縛勾欄者問汝說何人優者言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卽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命杖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出廳文
符須徵發者於小牕接入鏁州宅門及賊登壘
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愼勿與
也昔有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
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曰鑰匙在我
衣帶上此亦孫彥高之流也
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
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遂改云
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一時鬨傳爲

笑

馮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犯其諱多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洞庭湖闊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巳僧齊巳欲吟一詩徘徊未就有蔡押衙者輒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人恠問之曰以其不成湖也

南燕慕容德時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谷

自稱太平皇帝父冏爲太上皇兄休等爲征東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人問之曰何爲妖妄自取族滅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正坐此口亦如何臨刑猶不改始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不破之家哉行刑者以刀鐶築其口始曰朕今爲卿所苦崩即崩矣終當不易尊號德聞而笑之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諫虞歸見之即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許大歎賞因薦於朝

唐玄宗登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黃幡綽奏曰此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便入流上大笑

蘇子瞻戲謂佛印曰向嘗讀古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

門未嘗不歎息古人必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對學士披無以應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太無理今闇如漆何不把火照我使覓鑽具

劉逖字彥思甚庸劣從子偡疾甚危篤逖往候之其父母相對涕泣逖立命酒肉令偡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之答曰豈不聞禮云有疾飲酒食肉可也又嘗具喪服値其子亦居憂客問其

子安否答曰所謂父子聚麀何勞齒及

張丞相天覺好草書而不工識者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龍蛇飛動使姪書之當險怪處罔然而止問丞相曰此何字也丞相視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常於衆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等並入選何因言無由古曰此是班

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齊王好相有稱神相者求見曰臣鬼谷子之高第而唐舉之受業師也王大悅曰試視寡人何如對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得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變相者問其故王曰秦圍即墨三日矣當發援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兵王不應須臾有人着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故王曰此庫吏也盜金帛三萬矣相者又仰而

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說曰此已往者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耳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衣之士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崩壞苦不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坡遽朗吟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坐客皆笑貢父感愴而已

彭淵材遊京師十年不歸一日跨驢南還以一

卒挾布橐皆斜絆其腋一邑聚觀以爲必金珠也或問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敵國矣遂命開橐則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部它無所有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它日會諸官之婦旣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内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以吾姓伍贊府

婦遂云姓六主簿婦云姓七相弄若此餘官婦
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姓偶爾何
足恠乃令其婦出
劉義綦封營道封始興王濬戲謂之曰陸士衡
詩云營道無烈心此言似爲叔父發耶義綦曰
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淚碑綱紀白
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
誰我不識

有窮書生欲食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
列而鬻者輒大叫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
主人曰安有是乃設饅頭百枚置空室中閉之
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食過半矣亟開
門詰其故曰吾今日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
詐怒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更畏臘茶兩椀爾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
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
訝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必大事也一日聞

進劉子象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
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鬈如之狀
唐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呼之曰朕有一
破損天平冠汝能釘鉸否對曰能遂整之旣完
上曰朕無用此冠便以賜卿其人皇恐不敢受
上曰俟夜深閉門獨自戴甚無害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
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
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唐王鐸鎮渚宮以禦黃巢寇兵漸近鐸赴鎮以姬妾自隨留夫人於家中忽報夫人離京徑來已在道中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將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宋時省試天子之堂九尺賦有一士曰成湯當

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只餘六寸蓋湯九尺孔子九尺六寸也余憶新羅使人有入貢者見葵花不識問主人人紿之云名一丈紅也使作詩咏之末句云五尺闌干遮不盡更留一半與人看噫何中國夷狄工拙相去之遠乎又有貴老爲其近於親賦其破題云見龍鍾之黃耇思彷彿乎家尊傳以爲笑

宋王琪張亢俱在晏元獻幕客亢體肥大琪目之爲牛琪枯瘦亢目爲猴琪嘗嘲亢曰張亢觸

檣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絕倒

田元鈞狹而長其夫人富彥國女弟也闊而短石曼卿戲目之爲龜鶴夫妻

宋王文康公苦淋百計弗瘳洎爲樞密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要治淋疾惟用一床樞密副使常服始不發又梅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中立曰公欲安乎惟一服清涼散耳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也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或謂之曰諸公皆不是
癡漢又有監司薦人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
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在翰林有一故人干子由
而未遂求子瞻助一言子瞻徐曰舊聞有人貧
甚發塚爲生發一塚見一人裸坐曰吾楊王孫
也裸葬何以濟汝又發一塚見王者曰朕漢文
帝也遺令薄葬何以濟汝遂之首陽山見二塚
相連先發其左見一人枯瘠如柴曰我伯夷也

饑欬山中尚有物乎其人嘆曰用力之勤久無所獲不如且發右塚看何如伯夷曰勸汝別謀於它所汝看我嘴臉若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乎故人一笑而止

晉庾翼與其兄冰書曰天公憒憒無復皁白近時唐伯虎亦有詩云駿馬每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雖詼詞亦有激之言也

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者舟中人曰天色何

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熱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
則然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鬧而孰見
之本草曰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髀入水
即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誠有之矣入水即乾
何從得知也言固有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
可爲一笑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閱
視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具其外畫神問
何神曰杜康刺史喜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

復有神問何神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茄庫諸蔬畢備復有神問何神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於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

子思薦苟變於衛侯一日子思適衛變擁篲郊迎執弟子禮甚恭變有少子亦從子思訝問何

人左右曰此苟弟子孩兒

宋王狀元十朋未第時醉墮沛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殀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歸以語人士有久不第者聞而効之陽醉落河亦爲水神扶出士大喜曰我料錢幾何曰吾不知也但有三百甕黃虀無處消破耳

有吝於財者遇一親故求濟以酒一甌錢索一條送之云筋一條血一椀右攄胸奉上伏望鐵心肝人畱納

有二措大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飰與睡耳
宅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
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麄率每對文士不曉其
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
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
三十方能站立聞者莫不絕倒
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常作詩示溫溫後見
之謂曰汝愼勿犯我我當出汝詩示人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是登溷詩也

何承裕知商州有舉人投卷覽其詩有日暮猿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屬對未切奉為改之何不云月明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呂四妻舉人大慙而去

安祿山好作詩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羣

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一半與周贊之句移在上於韻更爲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贊之下乎

宋鄭廣以海寇來降授以職官旦望趨府羣寮無與立談者廣鬱鬱不言一日晨衙羣寮談詩廣起於坐曰鄭廣麄人有拙詩白之諸公乃朗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慙噱

商則爲稟丘尉值縣令丞多貪一日宴會起舞

令丞舜皆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個尉又動手百姓何容活耶

大曆中荊州馮希樂者善佞嘗謁長林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語之馮遽曰此必掠食便過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內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夜間將覆之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君謨謝不

知及歸就寢思上語以彝置之内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寐葢無心與有心異也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鑱刺地下種自旦至暮不能一畝又值蝗災科民畜雞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雞之利匏期令民悉呈所畜羣雞既集紛然格鬭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漲天百姓喧闐不已相傳為笑

李載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

官爲性迂緩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廚中取餅及猪肉令相毆者對餐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以猪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笑之

曾純甫當國日有歸正官蕭鷓巴來謁既退有一客至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鶉脯曾怒其嫚己遂與之絕

宋葉衡罷相日與布衣飲甚歡一日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

甚佳葉驚曰何以知之曰使夾而不佳夾者皆逃歸耳一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無何而丞相下世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雖笑而甚慙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

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漢有牛通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簡雍字憲和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

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侯白在散官隷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説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臠便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

樹下低頭見椽手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

裴玄本好諧謔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公時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

壽乃自摸其斗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于頔聞韋臯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調頔爲裏帥暴虐人呼爲裏様節度

僧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屈其鋒每相見必伺

其舉措以戲謔一旦因舞霽於通衢而貫休口忽墜糞坑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

左衙僧録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辯捷每相嘲誚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録琵琶腿江曰先生鬅栗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先生者非頭陀也

盧質字子徵性好詼諧爲莊宗管記會醫官陳

玄補太原府醫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草之末句云既得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久爲啓齒

李茂貞子從曮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禮使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云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坐秦鳳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謝同列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

時得君告老於家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平幸民也石中立曰只有陜西一夥竊盜未獲滿座大笑

王荆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有獻策決乾太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荆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别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公大笑

東坡謁呂微仲値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

蒲盆豢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若六眼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敬新磨在殿下獻口號云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剛經問你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更生謂方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

卷刑法志問你要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
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
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
而坐客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
者怒之曰吾雖生於塞下實唐人也何得爲奚
脚有小瘡何至於爛一云是党進
有老嫗相讓道其一曰嫗年幾何曰七十曰吾

六十九然則明年吾與爾同歲矣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三年孟嘗君禮爲上客既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齊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也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廩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田文艾子不覺斂容而起謝曰公亦魯之賢者也翌日敢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旦艾子衣冠齋絜而往入其門寂

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別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孫悵然曰先生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艾子胡盧而退

艾子講道於嬴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十百人一日講文王羑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聞天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也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

囚於羑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惱妻欲寬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憐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曰吾夫也柰何少年顧門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目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

問及則紿以未也啟門內季遍室中求之不得
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觸之甚重詰其妻曰
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荅而季厲聲呵
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
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
于晉今米乃言于燕乎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
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
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

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繫於樹便訖左顧而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覩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大糞汚吾履矣惜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孃子素非相識何故出語傷人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女生二周艾子爲其

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荅曰四歲任艴然曰公欲配吾女與老翁邪艾子不諭其旨曰何哉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而止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髡對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爲元十二萬歲爲會至會而翻覆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

子何哭艾子收淚而對曰臣爲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他那年上何處去躱這場災難

艾子畜羊兩頭於囿羊牡者好鬬每遇生人則逐而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爲患請於艾子曰夫子之羊牡而猛請得閹之則降其性而馴矣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楊素與侯白行道畔有槐樹枯死素曰侯秀才多能何計令此樹活白曰可取槐子懸之樹上

即活矣素問出何書白曰豈不聞子在槐何敢死

又一日大雪擁爐白入素急問曰今早有人被蜈蚣咬痛欲死若爲治之白曰可取六月雪水塗之素曰六月那得雪白曰六月無雪此時那得蜈蚣左右服其機警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皁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

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棻生日箱擎一破幞頭餉棻曰知兄深慕高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棻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巳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巳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寰棻相類耳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聞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嚬眉顒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石恭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

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曹郎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竝耶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嵩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德象也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浮子所戲遂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聞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

必用僻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題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荅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默爲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嘆曰既爲馬默豈合驢鳴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輙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東坡大笑一日公在

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篇以圖報
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日傳語本官
今日斷屠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
敗席一扇踵門而告日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
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
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日
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大
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箠也蓋先孔子又

數百年矣子何以饋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資悉與之旣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隻曰席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爲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以饋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旣得而田舍資用盡去致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哀公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丐於市曰那箇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我一文

聞者噴飯

唐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向亦怪矣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畧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

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刺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唐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一般仲偕娶妻妻新粧畢忽見伯偕自窻外過妻問曰我今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赧然趍避既出房至

姑所又逢伯偕告之曰適見伯伯大羞伯偕笑
曰誤誤我固伯也
白汲與其弟彛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
汲自外歸弟妻以爲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即
將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
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冠以爲別異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
下車入門曰非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
席視澄曰都非是乃去

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賫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剎鬼國陳主大慙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議論事而謬於判決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訟詞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狗遂報之時嘲之日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

振左右旣罷謂坡曰辯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分辯正鶯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東坡與溫公論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爲鱉廝踼溫公不諭其戲曰鱉安能廝踼曰是之謂鱉廝踼又東坡與時輩議論每每多所雌黃獨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共論免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
或誚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
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
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畫屏
前妹即應聲云欲叩齒牙無見處忽聞毛裏有
聲傳以坡公多髯鬚遂以戲荅之時年十歲耳
聞者無不絕倒
坡公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

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東坡閑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决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即往叩門謂佛印曰適與坡會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膩愚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君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餺飥會既去頃之

坡復至乃以前書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綿絮爲脚先吃冷淘后吃餑飥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鬨然傳以爲笑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

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密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車斤御史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游學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玆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息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與容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至乃徵服齋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及啟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

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

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必獲罪雖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淚亦未已

謝希孟少豪俊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媿於名教乎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爲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口占首句云自

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知其傷已默然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幾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

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
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
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
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
原武王代紂之年血流標杵文山效之作黑賦
曰孫賓銜枚之際半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
年閉目座中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
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

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衞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日火日血不免著跡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赤城霞起而建標杜牧咏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餐落英霜清彭澤升菴改黑賦云閒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

五代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堂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讓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

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爲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之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此詩失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

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錣毛耳

唐蘇晉頲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丁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爲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絕倒

石曼卿善詼嘗出御者失鞚馬驚曼卿墮地從

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瓦
學士豈不跌碎乎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
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
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
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閑
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張端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
突入錄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

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帀猪

王聖美爲縣令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對曰平生愛之但不曉其義曰試言之曰卽孟子見梁惠王便從頭不曉此語達官訝之曰此有何與義聖美曰旣云不見諸侯復因何見梁惠王也其人諤然無對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以險事怵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彘腸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俱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邪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尚活世況四臟乎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爲臺臣所摘謂祇見宗廟重事也而洪舜俞乃云款謁景靈

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被落三官
舜俞乃為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
三官
陳晟知隆慶府奉新縣有富人王允升老而娶
妻涂氏為諸寵所沮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
云兩家好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成反
目這場公案好入笑林王允升白髮皤然自謂
力微而心壯涂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
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鴛鴦小小恩

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其破題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有善詭者謂之曰以尿罐對油筩宜見黜落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巡堦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雪爲百字令詞云沒巴沒臂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盖譏賈相打量也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荆公以詩送之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

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風即起波也介論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荊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荊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宋何承之除著作郎時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嬭母承之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嬭母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

食不中爲道夫人誚爲趙知令婦長號知院者
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省及去但云傳語親家
今日好雪
嘉興許應逵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
中得論調去吏民哭泣不絕許君悅至逆旅謂
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了好幾眼淚耳僕
嘆曰阿爺數年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
事送親友許爲一撫掌

東吳范迂漫翁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十六終